


# 夜读春秋


庄传云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夜读春秋

庄传云  
◎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读春秋 / 庄传云著. —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676-4070-2

I. ①夜… II. ①庄… III. ①文史—中国—文集 ②中学语文课—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C52 ②G633.3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2705号

YE DU CHUNQIU

夜读春秋

庄传云◎著

责任编辑: 房国贵

装帧设计: 张 玲

出版发行: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 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3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76-4070-2

定 价: 4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源于真善

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芜湖附属学校建校,受北京师范大学平台遴选委派,我从冰城哈尔滨来到长江之滨芜湖担任学校首任校长。虽有时空转换,但我依然行走在追求教育梦想的路上。

教育是文化种源,而教育的根本依靠是教师,教师最为重要的是教人求真求善,有真善才有至美。所幸我有此机缘为芜湖的教育效一己之力,所幸在这里遇到许许多多求真求善的同路人。三年多来,北京师范大学芜湖附属学校办学品质渐渐提升,办江城人民满意的学校这个愿景正逐渐变成现实。我可以高兴地说,我们北京师范大学芜湖附属学校正因为拥有一支求真求善的教师队伍而大有希望。

在这支求真求善的教师队伍里,认识庄传云老师,有一个过程。记得学校建校伊始,我对新校有关宣传文字不甚满意,希望重新组稿。有些同志向我推荐了他,当时他正在外地,办公室与他取得联系,他立即应承下来,第二天上午我就看到他组好的稿子。本次组的稿子有高度,有深度,文字生动明了,表明了我心中所想,思中所向,颇感欣慰。当时记住了他叫庄传云。

到安排本校首届高一语文老师时,分管校长孙茂如向我推荐庄老师和引进的一位名师寇金良各带两班,显示教学校长对他们的了解和信心。开学后我在巡课时注意到一位年过半百、上课富有情感、声音洪亮的语文老师,等下课和他交流时才知道他就是庄传云。当时他让我联想到了曹操的两句诗“老当益壮”“壮心未已”,后来越来越多的工作接触和任务分配,我相信了当初两句诗联想的直觉。两个班级的语文教学,语文教研组长,校园文化创建,校本教材编写,特色课程开设,还有后来担任校工会主席,三年来默默无闻的繁重劳动,个中多少辛苦,外人难以想象。这确实需要勇气,更需要吃苦耐劳的精神,应该说这位外表有些书生的老兄是一个很有耐心和韧性的汉子。

这次庄老师准备将他三十多年中发表的文史小品、旅途随笔和教学感悟文章结集出版,这让我饶有兴趣。我兴致盎然地浏览了他的文字,一个热爱教育、

胸怀世界的中学语文教师形象渐渐清晰起来。他从教至今仍热情不减,孜孜不倦工作在教学一线,虽已桃李满天下,但一直虚心好学,与时俱进。教学之余执着探索、深思慎取、笔耕不辍,对历史人物、人与自然、社会与法治、素质教育等都有广泛涉猎和深入思考,进而有自己独到而率直的讲述,而且有些文字勇于自我解剖,正视自身不足,实在可贵。对此我想到的是文如其人。

我不是文艺评论家,但我可以从读中读出一个求真求善的灵魂。这部《夜读春秋》共分三辑:一是作者人生旅途亲身经历的诗意记录和哲思之问,也是作者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自然和生活的表白;二是从独特的视角对中学语文课本经典作家如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等重要人物,运用历史唯物辩证法,做出理据兼备的开拓性的讲述和延展;三是作者作为语文教师对母语教育教学做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思考评述。

认真思考起来,我认为这部集子是作者基于对事业的尊重、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以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加上自己不断地钻研,表述的观点有理有据,能让大家从中可以一窥改革开放以来一位资深教育人的心路历程,还可以为教师的专业化、学者化道路提供可观照、可借鉴的生动范例。

正因为此,我旗帜鲜明地对本书表达自己的支持和赞赏。这本书的问世也将填补本校教师专著出版的空白,在此深表谢意。换句话说,像庄老师这样执着追求且有所创造的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芜湖附属学校还有很多,学校将为他们提供更多展示成果和才华的机会。

在求真求善的教育之路上,愿与庄老师,愿与所有求真求善的老师携起手来,阔步向前。

刘贵彦

二〇一九年一月

于北京师范大学芜湖附属学校

# 目 录

## 第一辑 行旅杂感

夜读春秋 / 003

猫的故事 / 005

“文学爱好者”正名 / 007

并不深奥的理论

——看电影《焦裕禄》有感 / 009

奥运良缘 / 011

话别猪年谈“八戒” / 013

外婆的拐杖 / 015

酒为人险 / 017

蛟头矶之夜 / 019

多梦的乡恋 / 022

暑假中的假 / 024

“老摸”的喜事 / 026

春年漫想 / 027

野孩子小传 / 029

生命如天 / 031

“村神”老阩 / 033

走读人生 / 035

“曲突徙薪”之联想 / 037

踩藕 / 039

诗意年轻我们的心 / 041

鸡窝街的荷塘 / 043

义利之衡 / 045  
老城故事 / 047  
做好自己 / 050  
怪 味 / 052  
环保古今谈 / 054  
行走的生命 / 056  
伍度理论 / 059  
穿梭公交的感念 / 061  
父母的底线 / 063  
受训与守训 / 065  
谁来教育家长 / 067  
我的两个校训 / 070  
也说“关键” / 072  
贫困的快乐 / 074  
美不胜收心自宽 / 077  
九华山挑夫 / 079  
倾听者 / 081  
感恩才能赢青春 / 083  
幸运兔 / 085  
等车是享受 / 088  
我的父母 / 091  
“菊隐”赵学江 / 094  
走马“观根” / 096

## 第二辑 夜读深航

孔子用“间” / 101  
改史与改判 / 104  
王安石“扮鸪” / 106

东坡“作弊” / 108  
唏嘘息露 / 110  
姜夔“嗜”柳 / 112  
陆游矫情 / 114  
孟子有失 / 116  
范晔太傲 / 118  
“仓鼠”李斯 / 120  
朱熹“造孽” / 122  
韩愈哭险 / 124  
屈子,我想对你说 / 126  
李白曾折腰 / 128  
司马迁有感 / 131  
范仲淹的忧乐观 / 134  
李商隐的悲情 / 137  
醉翁之乐 / 139  
“赌徒”李清照 / 142  
陈子昂“拍马” / 144  
“诗圣”的辛酸 / 146  
张若虚之幸 / 148  
弱柳残花中的孤峰 / 150  
鲍照之真 / 153  
杜牧的杏花村 / 155  
走近龚自珍 / 157  
致敬张养浩 / 160  
多情的白居易 / 162  
谜一样的庄子 / 164  
欧阳修的平易 / 166

### 第三辑 母语情丝

语文教学中的“答记者问” / 171

命题有艺术 / 173

《药》的人物“关系学” / 175

高考话题作文拟题指要 / 179

设疑切入妙处多 / 183

高中语文学习心理浅析 / 186

“手表事件”的通信 / 191

生命课堂 / 196

优化语文环境 / 198

“三思”而读书 / 200

语文化雨润无声 / 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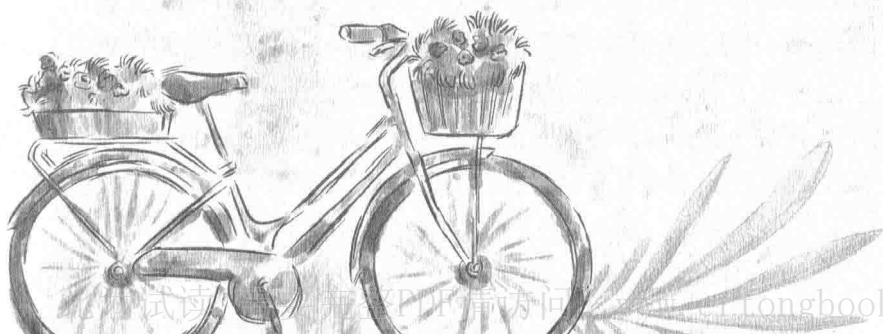
千秋语文梦 / 207

我的课前演讲 / 209

“四度”语文 / 211

后 记 / 215

第一辑  
行旅杂感





## 夜读春秋

无论月白风清、星光灿烂，还是风雪交加、夜色如磐，夜在我的春来秋往中，很多方面都比白昼来得神秘，来得自由、超脱。

孩提时代，夜能让我暂时忘记饥饿和寒冷。毕竟夜色的包裹下，我可以瑟缩起身子，可以在黑暗里偶尔做成的梦乡中吃到有块红烧肉的大碗白米饭。真有这样的梦境那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整个少年时光里，那终是迟迟没有出现的期盼。

在这难得的期盼中渐渐长大，夜对我就更为重要了。白天是出去劳动的，是那种热火朝天，但难以分享收获的劳动。我也热爱劳动，就像我也喜欢热闹一样，但毕竟稚嫩单薄的身体更适合课堂和操场，就像春天更适合花开花放一样。

终于踏实回到了课堂，懵懵懂懂中我仿佛开启了夜以继日的生活模式。那时我的夜几乎忽略了结伴撒野的邀约，无心屋子前后无尽的荷塘月色，完全沉浸到苦读功课中。煤油灯点亮了我的希望，苏醒了我的欲求。冬天两腿冻成冰棍一般，好在进了被窝左腿还能知道右腿冰，右腿还能知道左腿冷。夏天还是有点办法的，用水桶从门口荷塘提起摇晃着月光的清水，双腿放水中盖上毛巾，既得清凉的抚摸，又避了蚊子的叮咬。蚊子不敢明目张胆地欺负我的上身，因为它的好多“同胞”被拍死了，不能不生点畏惧感。我的夜读可以深入下去，直到被瞌睡虫完全战胜，蚊子趁机报复使我痛醒才作罢。我就这样把夜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的白昼和别人是等长的，或许是夜的垂爱，我成了我们那个几十户人家小村庄第一个跳出“农门”的读书人。断断续续做过几年较为纯粹的读书人，但还没有读明白多少，就被赶上了讲台，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这条教学相长的路曾走得有点迷茫无助，我的夜读生活也曾离我远去。

但对我来说，不认真读书的夜终究不成夜的。我还是找回了夜读生活，许多时候夜读到了走火入魔境地。读经读传，读诗读文，读史读论，读中读外，读

懂读不懂都饥饥荒荒地读，似懂非懂晕晕乎乎地读，仿佛有太多的疑问和好奇要用夜去化，要用读去解。

读到深处，有限的几个笔画通过形声等方法构成的无数方块字本身也让我痴痴着迷，每个汉字的音形义都在神奇地组词造句中发挥出无法想象的魔力，致使我读到“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时，总感觉这中间名堂很多，深不可测。后翻看高诱《淮南子注》和《说文解字》有关此句释义时，再联系老子“智慧出，有大伪”之语，似乎明白了文字承载太多历史的真伪、思想的纷争、情感的寄托、人生的悲喜。无论个体还是整体，都无法脱离文字的力量，多少人欲罢不能、欲说还休，在文字的世界里无处遁形。

这让我的夜读不能不生出一丝异想天开来，我要读“无字书”。读过很多古今中外充斥着争夺杀戮、钻营盘剥、欺压愚弄、贪婪淫欲的有字之书，这使我产生了些许厌倦。

我当然无法回到“仓颉作书”之前那无字无书的时代，我着实不喜欢也无法过“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生活，我只能立足我生存的时空，在哪里找寻到“无字书”呢？

久积愤悻之后，内心深处忽然生出依稀可见的空谷足音。那是一束似虹似风的流光，在我的心空迅速游动、快速旋转，很快渗透了我，裹挟着我瞬间穿过城市村庄、广袤原野、蜿蜒山川，飞过海洋，向无边无际的星空深处驰去，在无穷无尽、绚烂璀璨的太空星云和晦明万变、神秘莫测的能量物质中自由徜徉。

这时一个巨大的透明屏障阻挡了我们，有一个陌生却完全明白的声音对我说：“物质时空永无止境，生命形式千变万化，人欲善恶依归天理，自然就是‘无字书’。归去归去，师法自然。”

“找到‘无字书’了，我找到‘无字书’了”，兴奋得我手舞足蹈。“啪”的一声脆响，床头茶杯碎在地板上，我梦醒了。

梦醒了，知道人生坐标该在哪里。我明白过来了，“无字书”就是自然，在春秋的陪伴中夜读自然，师法自然。每读一次，心情敞亮一些。

1984-09-18

## 猫的故事

不知何时，我们那个地方猫少鼠多了起来。

这大约是生态平衡出问题了吧。猫成了稀罕物，于是鼠患猖獗。它们繁衍迅速，地头埂边，墙根破缝，梁上瓦下，几乎无处不见它们的老巢。它们活动不分白天黑夜，个个敏捷得像飞檐走壁的“侠客”，更似勇敢机智的“地道战士”，咬庄稼，啃家具，噬食物，甚至残害起鸡鸭来。人们不管是挖地三尺，还是灌水堵塞，总是无可奈何。

在我家，它们夜里几乎倾巢出动，米坛中、灶台边、桌凳上处处留下它们令人恶心的排泄物。山芋、苞米被啃得碎屑遍地，木头碗橱也被啃得不少地方留下窟窿眼儿，甚至白天它们也大摇大摆、耀武扬威地行动在我们的视线中。家人实在无奈，将能吃的放篮子里高高吊在屋梁上，可第二天取下来发现还是被它们糟蹋了。最可恨的是夜深人静时，它们却长时间地发出闹腾声，不知是撕咬声、争吵声还是欢庆声，吵得人累了一天想睡觉都不成。后来我们用铁的瓷的陶的等一切材质坚硬些的器物将珍贵的食物保护严实了，可恨的是它们竟然报复起来，衣服、被子、家具都被咬得满是破洞豁口儿来。

妈妈终于成功地从很远的城里亲戚家要来一只小花猫，全家像请来了保护神一般，还炸了好一通鞭炮。我和弟妹们都很稀罕它、宠爱它，都围着它转，大伙儿整个心思都放在小花猫身上了。我们大男孩轮流着或结着伴，天天去前面水沟后面荷塘，浑身泥水草屑地弄到鱼啊虾的，煮熟了端给它吃。但小花猫似乎很矜持，也似乎有点怕生，见人走近就往后缩，还小心着身旁啄食的大公鸡、大头鹅。大公鸡、大头鹅挺着胸脯，高昂着头，斜视小花猫，先入为主嘛！小花猫整天怯生生地，瞪着绿眼珠，小胡子耷拉着，蜷在桌腿边不敢动。

尽管如此，那几天老鼠还是收敛了不少，猫克老鼠嘛。过了一段时间，看我们尽心竭力地伺候它，小花猫跟我们混熟了一些，渐渐活泼了起来，桌凳上跳、顺杆儿爬，转悠打滚没个歇的；骄傲的大公鸡、大公鹅好几次被小花猫追得大叫狂奔，绅士的威风再不敢在小花猫面前摆了。

有时小花猫也走出屋外，家门口前前后后巡视着。只是有一次，小花猫趁我们不注意，不知跑到哪里，我们左邻右舍、村头村尾，惊慌失措地找了半天，它一下子就这么失踪了。就在我们懊丧不已、心灰意冷之际，小花猫仿佛从天而降，弄得我们喜出望外。但对待这个宝贝没有办法，还是稀罕它，弄到鱼啊虾的，大的拿街上换钱，小的全给了它，我们鱼汤都不舍得喝一口，确保它餐餐有鱼腥。当然拴了几天，批评了几句，也就原谅了它。

一回，有个小老鼠从墙根蹿了过来，小花猫老远看见，先是一声“哇呜”，继而脚一曲，腾地扑过去。虽然老鼠没抓到，但大家看见了却不住地夸奖，并益发喜欢它，保障它的食物。

“猫腥腥，日日新。”小花猫长大了，身壮毛亮，“哇呜”一声中透着一股威风 and 霸气。鼠族出现了极大的恐慌，深居简出，有末日来临之感。一日有个大老鼠，许是打探道路的，不知从哪个洞口钻出来的，轻轻微微，战战兢兢，两眼贼溜，胡子随着鼻翼的翕合屈伸个不停，沿着屋脚，走走探探。怎料花猫从坛盖上挟风带电，“哇呜”声未落，老鼠就被它两脚踏翻，大口张合之间，咬住鼠脖子颠颠甩甩，吞吞吐吐。老鼠瞬间就被衔在花猫的口中，没了挣扎的力气了。

花猫衔着猎物，在屋里屋外众人面前迈着轻快的步伐走来走去，是向鼠族示威，还是炫耀自己，就不得而知了。全家人都为花猫高兴，母亲逢人便夸自家的花猫如何如何了不起，如何如何卖力。花猫更是如有神助，接连几天捉到好几个老鼠。至此，再也没有老鼠敢出洞了，我家的鼠患似乎消除了。

不知何故，或许它孤单寂寞了吧，花猫经常往外跑，开始家里并不太在意，后来发现它竟然夜不归宿了。如此“自由主义”泛滥，这还了得，更在于现在的猫稀罕得像个活宝，最易被偷。母亲狠狠数落了它一通，白天里用根不太长的绳子把花猫拴在桌腿上，夜晚关门睡觉时才放开它，再也不给它大的自由了。

真是喜从天降，老鼠做梦也没有想到，昨日功臣，一日成了阶下囚。一时间憋坏了的鼠们白天纷纷出洞，夜晚也在花猫活动范围之外为所欲为。它们先还是战战兢兢，继而就上蹿下跳、变本加厉了。花猫是拽不动桌腿的，只能嘶叫着。鼠们对曾让它们魂飞魄散的“哇呜”声已经是充耳不闻了，就像听惯了“人人喊打”，却仍然大摇大摆地“过街”一样，老鼠真是“洪福齐天”啊。

## “文学爱好者”正名

在这个时期，我们中文系不少同学心怀文学梦，追求一份属于独立自我的精神境界，倒也彰显了个性解放的鲜明特征。这些同学，实际可被称为“文学爱好者”，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景象甚喜甚嘉。

在这“形势一派大好”感染下，我也沾上了“文学爱好者”的不少神气，有“文学爱好者”的言传身教，倒不知不觉有点“诗人”“作家”的念想，只是还不能像众多“文学爱好者”那样入神忘形、姿态毕肖，终究凡夫俗子一个。

这些“文学爱好者”有的爱上写诗，有的爱上了小说创作，当然也有喜欢散文、戏剧的，只是人数寥寥。他们或是举止有措、不苟言笑、冷峻寒峭，显得高深莫测；或是不修边幅、言行放纵、孤高傲物，大有魏晋名士的遗风；或是独来独往，飘忽不定，走的是神秘路线。

有的倒也“平易近人”，很平凡地经常出现在同学的视野，可是上专业基础课时则将其视为平庸琐屑的“小学”，上文学理论课一开始倒爱听什么“性格组合论”“蒙太奇运用”“解构主义”……可兴趣一过就热度退去，抱起了武侠小说读得个昏天黑地，而成果就是在寝室熄灯后的“黑话”里炫耀，或作为茶余饭后的吹牛谈资。

还有的“文学爱好者”，既非芝兰玉树，又无咏絮之才，却不近人事、目中无人、眼无凡尘，一种愤世嫉俗、超凡脱俗、傲气冲天的架势。偶尔还能让人一睹他们久视落霞黯然神伤之态，或让人听到突然出声的喟然长叹，身边人吃惊之余倒也感受些凡俗可近之欣慰，只是常态化之后也就习以为常了。

偶有某爱好者大作发表的，这确实得了莫大的鼓励，可他俨然已是“诗人”“作家”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了。投稿多次石沉大海，就耐不住性子，大有我千里马在此而伯乐不再有的牢骚，或责怪编辑有眼无珠，致使珍篇佳作沉沦湮没，从此则怨天尤人、愤世嫉俗了。

对此上种种不敢妄加评判，但熏染、钦慕中我似乎动了怪念，大概如入道行浅的修士总不能破俗，懵懵懂懂有些怀疑这些“文学爱好者”来，觉得很有给“文



学爱好者”正名的必要。

近取两件琐事做个例证。某爱好者早晨起床很迟，自然是不会早锻炼了，经常各科上课研讨交流也不参加，院系上的文艺、体育、劳动等集体活动更不曾光顾。有一同学家境困难突患重病，学生会积极募捐，各同学纷纷解囊，唯独他则一避二躲三扯谎，谎称自己要亲自到医院看望去，可知情人透露他在扯谎。

还有一个曾在某某日报发表过“豆腐块”的某爱好者，大概算是什么家吧。一日正在街上行走，不知是正高瞻远瞩，还是脑中忽来灵感，正在构思之时，突然和一个有点笨手笨脚的农村老人相撞，老人的一篮子马铃薯滚落一地，而他只是嫌恶地说声“你怎么走路的”就扬长而去。

例子是否对题，还请原谅自己愚鲁，但看到此类“文学爱好者”这些小而真的事情确乎太多，实在不敢认同。“文学爱好者”追求文学到底出于梦想，出于兴趣爱好，还是出于使命担当姑且不论，只是“文学爱好者”怎能不活在现实，对火热生活富有感情，对自己严格要求呢？无论如何我是不敢做这样“文学爱好者”的。

因此，真正“文学爱好者”要做的是深爱生活、挚爱人民、诚爱集体，牢牢扎进现实生活的底层，要有修身立命的事业，要以平凡自我、平常之心真切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从历史走向未来，以悲悯之心肠张扬真善美和抑制假恶丑。

如一味自居“文学爱好者”，脱离现实对自我的要求，不能和人们一道去学习、去劳动、去体验、去担当，则终会徒生无聊，贻笑大方。

1986-11-26